

資治通鑑補

寶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三

起開皇二十年盡仁壽三年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

隋志司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晉州後齊改江州

陳復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

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爲

行軍總管

隋志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蓋懷州

帥步騎五萬討平之賀若弼復

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

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穎曰陳

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那頰云必不然及平陳遠案內

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宜授勳官

隋書上柱國至帥都
者凡十一等爲勳官不

可預朝政弼後語頰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

必不得弼力何岷岷邪

岷岷有言不
得吐之意

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

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

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

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赤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

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考異曰楊帝紀曰出靈武無虜
而還突厥備曰晉王出靈州遂

頭遁逃而去晟傳曰連頭與王相抗蓋遠野

尙王來而遁展常兵衛別是與連頭相遇耳晉王大驚引晟入內

同宴極歡有突厥遠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

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侯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

卒乎

史萬歲戍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

侯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

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翼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干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補註莫緣可汗之號殆突厥既降後以其國之尊稱稱隋王也但文帝本紀及突厥傳俱不著其事此史官襲載之疎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隋志榆林郡金河縣隋初置榆關總管定襄卽雲內縣之

桓安 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

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壘範庶臣下守之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初許智藏少以器術自達俊疾上馳召之俊於是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來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精不可救也六月丁丑俊薨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法田水鑄士等曹行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典籤等職名碑首葬時所設臣子追遠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也事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

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漢之栗

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

栗姬子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七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

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

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

爲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

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鏡

蜀鏡蜀人所作

也蜀人工巧所作鏡甲已精麗而勇又文飾之

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

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

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

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

菹菜爲菹醬醃也肉醬或

醬皆謂之醃又菜菹謂之醬內則芥醬

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謂勇仕周時

若存記前

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

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竄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

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

簡胡太子
裴兒至白

珠九龍青纈充耳犀笄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纁粉米黼黻四章纁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縹纁帶金鈎纁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練黻纁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鏤首璣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緗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

人綬而首半之明施二玉虛朱纓赤身以金飾

因下詔曰禮有等

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致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亟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賢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攬內政生長甯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

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
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
有子皆不育后出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
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
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
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縵綵無文者也給事左右屏帳改用
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
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
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
儀同三司章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
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肖顯言邪昔王廣美姿儀性敏

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下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栝勺是以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勇小字覘地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爲壽州刺史

淮南郡雋屬南則爲壽州
屬北則爲揚州開皇九年

改曰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
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
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
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
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
與約相見其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
死似沈靜而內多譎詐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
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
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
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
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

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啟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止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係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寘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

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覓

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

廢者

廣小字阿廢

嘗恐其俯地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

輔賢造譖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

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

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

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

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

忌勇迺於元武門達至德門

元武門倚大興宮城正北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

置置俟人

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

侍官謂直閤直

寢直當直後備身直長等蓋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衛府 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

之以左衛率蘇孝慈沈謹有器幹出爲浙州刺史

隋志浙陽郡勇西魏置浙州

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元象

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

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年 卷梁武帝太清三年

晉王

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

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

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

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翊日御大興殿謂侍

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羣臣然愁苦吏部尚書

牛宏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

之故於眾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宏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殿備仗衛如入敵國
我爲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遷移就前
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耶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
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官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

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

言自仁壽宮肇敕向長安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

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
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君大事不遂
我先被誅謂禪代時事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

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迺
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
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晉從南充

州來語衛王云阿嬈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

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賞賚

之勇卽對曰會當殺元孝矩孝矩元妃之父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甯初

生勇長子甯封長甯王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遭來索且雲定與

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山來何必是其體屑昔晉太子取屠家女

其兒卽好屠割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

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

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

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

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從樊川至散關總規爲苑

蓬云晉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

矣我實無金以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
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
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尙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
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

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

叔寶豈孽子乎

言二君皆孽
出而亡國

嘗令師姥卜吉凶

師姥巫媼也
此女老稱

語臣

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

朕近覽齊書

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
帝所覽者蓋崔暉發齊紀也

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

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

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

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宏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

在仁壽宮有織芥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
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
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宏付獄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參起居還途中見二枯槐根榦盤錯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

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

燧取火之木也

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

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

隋東宮門下坊執司經宮門內直典藥藏齋等六

局

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

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

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近太子有馬千匹乃是

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

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實問勇勇不服冬十月天白晝見

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那上戎服陳兵御武
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
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
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
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甯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
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螻蟻螻蟻手不宜復留
意文林郎楊孝改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
上怒撻其胸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隋志太子家令掌刑
法食膳食庫什物奴婢等事左衛率司馬夏侯福隋左右衛率各置長史司馬典膳監元淹
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屬門下坊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主璽後周
官也竝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

綽游騎尉沈福寶

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翬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

瀛州衛士章仇太翼

是後煬帝謂太翼曰爾姓章仇四岳之勇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

特免死

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大作匠高龍又率更

令晉文建

隋率更令掌東宮伎樂漏刻

通直散騎侍郎元衡

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

皆

賜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

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竝千段賞鞠勇之功也天

翼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隱於五臺山閑居味道不求榮

利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

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帝惜其才而宥之其後目

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

服異器以求悅嬪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

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
退不然將及禍定與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
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
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議魏郡陸爽竝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夏侯
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時數之曰
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
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
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
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

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嬀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

身爲宮卿職當調護

左右庶子謂之宮卿

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

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

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

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

可而莫言發言臣安敢畏死不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

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

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

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

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實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

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

以不被親任者良山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
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
陛下深留聖恩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尙書
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太平公史萬歲
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塞上
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
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
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
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旣見上言將士有
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旣而追之不及
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

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射遲測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弟三鴈即應弦而落三軍悅服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做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嘗受冊日天下地震京師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太子請降章服官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川總管郭衍預焉隋志

豫章郡平陳舊
洪州總管府

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

隋志東宮置左右
監門率掌請門禁

帝囚故

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

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
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吝不
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元齡與杜果之孫
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聞人多矣
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
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

鬼神卒已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濟神像者以不道論

隋志佛者

西城天然之迦維衛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位出家
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雜智而謂之佛道經云有元始天尊者
生于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論瓊劫數
象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
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蓋吳山亦
謂之吳嶽也鎮即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荆州其山鎮

曰衡山潯州其山嶽曰華山青州其山嶽曰沂山兗州其山嶽曰岱山雍州其山嶽曰嶽山幽州其山嶽曰醫無閭并州其山嶽曰恆山冀州其山嶽曰霍山隋開皇十四年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于會稽縣界南海于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酒掃十六年又詔北鎮于營州龍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恆嶽嵩嶽皆先有廟四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爾慧帝

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馮翊般若寺於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嫗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甚幾絕困不能啼時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潞氏女也少出家有成行及是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開處之太祖乃以帝娶尼尼將帝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常來抱帝忽見頭上角出獨體鱗起皇妣大驚墮帝於地尼自外至見之曰已覺我兒致令朕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後人貴當復興之一切神明還來及帝踐祚蓋重興佛法每以神尼為言又云我與由佛法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磬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同時悉改為大興國寺又命王私為神尼作傳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是歲徵同州刺史蔡子智積入朝智積弟冑王整之子也帝徵時與

整不睦其妻尉遲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整在周時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帝受禪追封蔡王尉遲妃至開皇初薨將葬帝謂人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順我不可與爾角頃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路師言我後百日當疾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及父母亡後二弟與婦又請我於晉公於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入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惟食至暫問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閒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借也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在州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

私謁侍讀公孫尙儀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纒三酌而已帝由是憐而召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

論語季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

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

齊郡齊州行參軍在諸曹

行參軍之下典籤之上世佈曰隋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爲名者並改爲參軍楊帝置諸司曹佐改行參軍爲行書佐隋志河關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

行至滎陽滎陽縣屬鄭州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

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援送之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

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

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

至京師如致前卻謂或前或卻不能如期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入

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
悉召流人令攜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
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
偕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
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雍縣岐州治所太史令
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日景長一丈二尺
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
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
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

孔安國曰璣美玉
璣者正文文之器

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弱代
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
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
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竝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以尙書右僕射楊素

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 突

厥步迦河汗犯塞代州總管韓洪拒之遇於恆安眾寡不敵洪四

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突厥復悉眾圍之矢下如雨洪潰圍

而出死者大半趙仲卿自樂官鎮邀擊斬首千餘級洪坐除名

以晉王昭爲內史令 辛丑詔曰投主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

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

意傷人臣之心自今而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二月乙卯朔日

有食之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日來降 壬辰擊雨震雷

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

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秋

七月改國子學爲太學 初帝愛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

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冬十一月己丑有事於南郊如

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山獠作亂以衛尉少卿

洛陽衛文昇爲資州刺史 隋志洛陽縣屬河南郡洛州 鎮撫之文

昇名元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 開皇十三年置大牢縣宋

安縣隋置大牢鎮九城 文昇單騎造其營謂曰我是刺史銜天子

志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咸悅解

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緡二千匹壬辰以文昇

爲遂州總管

隋志遂寧郡後周置遂州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

詣京師請討之

隋志義安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瀘州平陳置漸州蒼梧郡梁置

成州隋後改封州帝敕楊

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卽遣盎發江嶺

兵擊之

江嶺謂江南嶺南也

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隋志漢陽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

詔

以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

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治大利

長孫晟爲受

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

仁壽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

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

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

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虜不覺之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元感爵柱國賜元縱爵淮南公元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是拜柱國與父俱爲第二品朝會齊列其後上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

四 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兵部尙書柳述慶之孫也

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

武帝太清二年尙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揚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

符璽局屬門下省直長四人萬年屬京兆

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

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

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願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嗆之討西蠻也帝令上開府儀同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開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突與及太子勇以譏廢晉王賈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

源師即北齊源文宗之子蓋是時亦老矣

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

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忠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
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乏情何以堪
處而有救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慙生異
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
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

平涼郡
置原州

傳代之楷至秀猶未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
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龔楷規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

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官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

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肉

鮓鮓

置竹筍中以蠟閉口衣襖裏而納之

襖

著作郎王劭

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

花妓樂來迎又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福善願

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

釋典善覺也薩寶也菩薩言能普濟眾生

臣謹按八月

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兩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

大寶殿在仁壽宮中廢殿也

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

虛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三百餘響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悲

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隴西地震冬十月癸丑以工部

尚書楊達爲納言達雄之弟也閏月己丑詔楊素蘇威與吏部

尚書牛宏等修定五禮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

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

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

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

上弟整從周武帝伐齊至并州力戰而死

然竟從吉言吉退

造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

宇文述時爲左衛率

公前

稱我當爲天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

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

隋其亡乎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

傳也汝其識之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

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可別封

一子義康公邑萬戶

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宋康郡平陳改曰義康郡

竝賜田三十頃絹

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

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

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辜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

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云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頌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集文俱以聞奏上曰天下甯有是邪因歎曰元廢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推謝曰伏願慈恩賜坐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宥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

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

楊素嘗以少譴救送南臺

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前朝後市臺省皆在南故尚書省曰南省御史臺曰南

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於階下端

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

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

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

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資客

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史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

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

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甯

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昇竝爲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磴碾所以碾物磴亦碾磨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戚故吏布列清顯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

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懣者獨柳或及吏部尙書柳述尙書右丞

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甯州刺史

隋志慈州郡後周屬嚴州開皇六年改曰

西甯州十八年又改曰舊州毗刺西甯蓋十八年以前也

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

豪傑遞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諮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

饋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

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

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

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作福其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

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榮枯由

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運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
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元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
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撥鑒古今
懲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
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
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科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
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亦寔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
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素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隋志河
南郡伊州
潭縣東魏置伊川郡及北荆州後
周改曰伊州開皇初又改曰伊州素既被疎柳述益用事攝兵部
尙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

城此城蓋秦漢開鑿
魏之王所築也

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
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州
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
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
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 是歲河南
河北諸州大水

癸仁壽三年夏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菘斷蓋以四時之變
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
爲厭降景以父存喪母還服於菘者服之正也豈容菘內而更小
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菘祭禮也菘而除喪道也以是
之故雖未再菘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

喪祭之本然其喪有練于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暮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經黃裏練絲經則布葛在躬羸服未改豈非經哀尙存子情已奪故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詔曰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然致治不藉舉才未之有也但恐王道衰民風薄上下相蒙君臣義失是以行歌避世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愠雖求傳廢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其令州縣搜揚賢哲不限多少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

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爲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

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旣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

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尙爾況有罪耶杖之自若觀州長史元宏嗣

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屬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杜佑曰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遷幽州長史懼爲

榮所辱固辭上收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

何敢玩我於是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棟一枇皆罰之每笞之

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宏

嗣付獄禁絕其糧宏嗣抽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案

驗奏榮暴虐臧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宏嗣代榮爲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開皇初置義倉今置常平官掌之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

太平十二策隋志龍門山屬河東郡王召見於太極殿與語大悅曰得生晚

矣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上遂不用通退而與楊素蘇夔李德林語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其故通曰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言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

文而不言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

得疑開皇

十年李德林已出爲湖州刺史後轉懷州刺史而卒此時之卒與不卒雖未可知然其不立朝滿斷可知矣是問得與之語邪豈此時偶朝觀至京師而通適與之相見亦未可知也存之以俟可考 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

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養粥讀書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既罷歸

遂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

多置通鑑原文此下有弟子百頃
同息論一條共七十七字今移置

于一百八十六卷其高祖武
德元年王通卒下作小傳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

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于啟民步迦眾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
送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眾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十九終

文帝仁壽三年

三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四

起仁壽四年盡煬帝大業三年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辰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

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變與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 是月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雁門迹長四尺五寸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

八日乃復 甲辰上疾甚百僚入問上臥與公卿辭訣竝握手獻

欲命太子赦章仇太翼召太子入居大寶殿又召尚書左僕射楊

素兵部尚書柳述衛門侍郎元巖

此又一元巖前蜀王秀長史之元巖封平昌郡公此元巖去龍

湘縣公見附書列

女弟王恪妃侍

皆入問侍疾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

防禦也

端度以待之也

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

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有宣華夫人陳氏者陳高宗之女也

陳宣

帝廢貴

高宗 文獻皇后既崩陳氏與華容夫人丹陽蔡氏皆有寵及是

侍疾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

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

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

上曰勇也述廢出閣爲敕警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廢繫大

理獄追取官兵士帖上臺宿衛

帖神

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

節度丁未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

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考異曰道敎大業略記曰高祖在仁壽宮病甚遣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

陳紫二人而已帝乃召慈於別室既還面傷而髮亂高祖聞之怒召曰皇太子爲非禮高祖大怒詔指出自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令發器追世人勇帥合廢立帝事迫召左僕射楊素左庶子弘道進壽藥帝納駿健宮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以爲之衛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馬馳通屋曰上有疾于仁壽宮與百僚辭訣竝握手獻敬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事遂令召勇楊素秘不宜乃屏左右令張勳入拉帝血及御屏冤痛之聲聞于外

今從隋書陳夫人與後宮閭麥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

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

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官人咸悅相謂曰

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致謝諸宮人其逼之乃拜使者其

夜太子蒸馬鬣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五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壹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用財至於賞賜有功卽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敝者隨宜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令行禁止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比教仁壽末年大業初之數而

謂之也按周之平齊得戶三百三萬而隋受周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周氏初有關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漢魏戶不滿百萬也陳氏之

七戶六十萬大約隋氏混壹天下見
戶未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
獨冀州已一百萬戶隋以信都郡爲
冀州凡以古冀州之域言之也
燕禹之冀州兼有幽并營三州地
其界比他州爲最大其後以天文畫地分州自周七度至畢十一
度爲大梁冀州分府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
文真臨汾龍泉西河雁石雁門馬邑定襄樓煩太原襄國武安趙
恒山博陵河開涿上谷遼陽北平安樂遼西等郡爲
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并營三州地故其戶最多 然猶忌苛察

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又不悅
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聽援立非人逮於暮年持法尤峻喜怒
不常過於殺戮此其所短也帝既崩太子秘不發喪會伊州刺史

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帝詔賜故太子勇死
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帝凶問太子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

任乙卯發喪太子卽皇帝位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隋書房陵郡光

遠縣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爲光遠大
業初置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入勇亦臨加賊害恐

其爲厲皆劉埋之段隋書北史皆云瑒帝驕恣嚴嘗從行卒于道實醜之也諸弟分徙嶺表仍較在所皆殺焉今從之按通鑑下文大業三年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於大興前殿柳後殿及七弟

述元殿竝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公主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年十八適述諸姊竝驕倨公主獨能折節婦道事舅姑甚孝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爲國哀卍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漢王諒有說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

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宐從事不拘律
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譖廢房常怏怏及蜀土
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張宐修武備於
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
邊高祖使諒禦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
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罷之高祖怒曰爾爲蕃王惟當敬
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
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爲王頰者僧辯之子個
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
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焚感守東井吳越前星
東井秦分儀
曹鄴人傳弈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

經晉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焚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

諒不悅及高祖崩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遺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救字備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

開皇七年領青龍符于東方總管制史西方以騶虞命方以朱雀北方以元武是後三千分居方面并揚益三總管統蜀其廣故爲玉麟符漢王蕭敏賊惟雷守東

西兩都用玉麟符至唐猶然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

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

定逆順勢殊十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

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

嵐州樓煩之地也按

隋志大業四年方置樓煩郡管下秀容縣舊置隰州開皇十八年遷忻州大業初廢又按唐志樓煩郡平劉武周置東會州武德六年改嵐州而義甯元年復分秀容置忻州喬鍾葵者以爲嵐州刺史而隋志不載嵐州建置當考宋白曰樓煩置嵐州因岢嵐山爲

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九州王頴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此關西謂

蒲津關以西

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

南在河北盡燕代皆高齊之地也

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

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參軍聞喜裴文安說

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

遣羸兵屯守要害仍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

同州朝邑縣有蒲津關度

河東朝

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掣頓於霸上咸陽

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

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

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今

官尚在仁壽官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勦曉勇萬騎令文安督

師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圍停私之徒並罷授高位付

以心營共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

行而西聲勢相據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

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陛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號夜

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宮彼縱徵召未暇聚我大軍絡繹

隨王而至此則友討王直資河北從率天下之諒大悅於是遣所

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隋志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

谷谷名在蔚縣東南河陽縣屬懷州欲由此渡孟州大將軍熒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

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雁門郡代州也時李景以

之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暉等直指京師紇單貴帝以

右武衛將軍洛陽邛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賊

羅羅

新唐志曰婦人羅羅以蔽身承教中始用帷冒施帶及頸武后時朝臣蓋盛中宗後無復羅羅矣故羅羅起于隋詐

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

門司蒲州之華城門者

城中豪傑亦

有應之者耶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謂

司馬北平榮毗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恟

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

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裴文安等

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

此蒲津之橋也諒欲

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

而召文安遣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

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珣爲

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

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

隋志臨汾郡晉州絳郡後魏置東雍

州後周改絳州上黨郡後周置潞州上黨郡襄垣縣後周置韓州大業初州廢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澤州

代州總

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道其將劉蕙襲景擊斬之諒復遣喬
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
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
慈司法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
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山撫循
而已帝遣楊素將驍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
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植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
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
所量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
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
弟懿曰吾區馬蹄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

之徐伺其便，斃勳之子也。

豆廣見一百七十四年。毓兄顯州刺史。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賢

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州西。魏改淮州。隋皇五年又改顯州。

書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

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

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

隋志：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隋朔州後周改曰介州。

令毓與總管厲朱濤留守。

屬在。據下。毓謂

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

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

追斬之。出臬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

虜復。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

考異曰：臬甫誕傳曰：楊素將至諒屯。

請諒以拒之。按諒屯清源，時素軍已進，何暇自遣襲毓？今從毓傳。

毓見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

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

兵讖諒卽開門納之毓誼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

隋志

魏郡滏陽縣後周置開皇

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

魏郡置相州治

安遂自滏州攻黎州

隋志汲郡黎陽縣舊漢黎州

塞白馬津

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北對黎陽岸

塞之使

不得渡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

軍於河陰

列陰縣東魏置屬洛陽郡北對河陽岸

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

眾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

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

按九域志鄭州縣屬縣有須水

頃然其地在河南史祥旣濟河擊余公理當避戰于河陽界水經

注泜水出原城西北原山熱韋谷東南流過河陽無辟城又南入

于河歸須水當作泜水杜佑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

逼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爾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

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

雄受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

拜廣州而使之往
廣州未得之廣州

又以左領將軍長

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

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

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

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

時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縱火燒其郭下祥登城望西王

母廟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

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

會子雄軍至破建於抱犢山下

隋志恆州石邑
縣有抱犢山

建乃遁去李景被

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

馮邑郡朔州與代州接境
楊義臣本姓尉遲尉遲遲

之亂義臣父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高祖慰之使崇與突厥戰死義臣幼養于京中以其父謙節賜姓楊氏義臣帥

馬步二萬夜出西陁

新唐志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

喬輔葵悉眾拒之義臣

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

驅之匿於澗谷閒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

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

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

隋志隰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永安郡開皇十六年置

汾州十八年改呂州

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

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

高壁嶺名

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

自引奇兵潛入霍山

霍山在霍邑東北亦曰太岳山禹貢所謂

緣

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

漢晉書軍司馬為軍司

今軍吏亦謂之軍司 軍士懼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

爾致遲素實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

令備出入皆無顧西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

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

脩羅屯介休

隋介州治臨城縣
兩介休縣屬焉

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

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菁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遣王頴諫曰楊

素縣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

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

源

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置清源縣在晉陽西南宋白曰地理志榆
次縣梗陽鄉魏茂邑今懷慶故城在洪澤縣而一百二十步此

縣自漢至晉皆爲榆次縣地隋
置清源縣因縣西清源水爲名

王頴謂其子曰氣倏殊不佳兵必

敗汝可歸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斬之諒退保晉陽素

進兵圍之諒窮蹙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齋手詔勞素王頴將

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滅楊

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賢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覓爲所擒并獲頰尸棄於晉陽華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躬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似亂之本山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

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會不知勢鈞位通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晉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塋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

隋因周齊之制婦人及奴婢部

曲課役各隨給田爲差軍人以二十一或丁至是以戶口益多府庫盈溢故有是詔是後兵後繁興盜賊羣起而是詔爲具文矣

章仇太僕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

木正在州東州在西面位

也故爲破木之衝

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

其驗也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

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元挺爲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

千匹庶人諒妓妾二十人左領軍大將軍崔彭卒彭少孤事母

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尙書略通大義高祖受禪

恆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常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
有情容高祖甚嘉之謂之曰卿每侍側我寢處自安又嘗問曰卿
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
不敢廢也高祖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高祖稱善
焉高祖嘗宴達頭可汗使者于殿上時有鶴鳴於梁間高祖命彭
射之一發而中高祖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返可汗復遣使請彭
相見高祖曰此必善射聞于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突厥
可汗召善射者數千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禽遣其善射者射之
多不能中乃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
歎服可汗遂留彭不遣高祖賂以繒綵然後得歸 丙申發丁男
數十萬掘堽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

龍門縣屬蒲州長平
郡澤州汲郡衛州

抵臨清

關唐志衛州新鄉縣度河至浚儀襄城浚儀汴州襄城汝州達於上洛商州

以道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長城縣屬吳郡今長興縣是也

謚曰煬 癸丑下詔于伊洛營東京仍曰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今

所營構務從儉約 蜀王秀之得罪也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

通除名久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邱和以

蒲州失守除名胄與和有舊歎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

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膺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

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以和爲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諡法好內遠婦曰煬去聲送眾曰煬逆天德民曰

煬 在位十三年爲字文化及所執政元一

五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救天下改元 立妃蕭氏爲皇后后

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帝甚寵敬焉 廢諸州總

管府 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

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對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

隋志

日南郡梁置德州開 身十八年改曰驩州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

萬餘出越裳 隋志甯越郡置欽州越裳縣屬日南郡 方親帥大將軍張慈等以舟師

出比景 比景漢縣屬日南郡 是月軍至海口 林邑出海口 二月戊辰敕

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

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宏宣詔稱揚功伐 隋志巴州其章縣梁置又符陽縣舊置其章郡其一

奇賜賚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爲尚書令 唐六典秦變周

注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于禁中存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

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

宜端揆之古禮晉已來其任尤重

衫鐵裝帶 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

建東京

後周并齊以洛陽爲東京

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

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峭道開發冊道

左傳晉禦素師於穀穀有二陵

馬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以避風雨也治通元曰言山徑委深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水源有管峭石峭干峭之山峭峭之山峭水所出也石峭之山石峭水所出也所謂峭峭有二陵則安中曹公西討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昔大康三年宏農太守梁柳修復故道太峭以東西峭以西明非一峭也魏志地形志恆農郡有峭縣太和十一年遷縣有三峭山志又有西恆農郡治恆農縣有桃林峭志河南郡桃林縣開皇十六年皆有上陽宮陝縣後魏置陝州恆農郡後周又置峭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恆農宮又雒耳縣後周有後魏峭縣大業初廢有二峭及峭石山新唐志陝州峭石縣本峭移治峭石塢有峭嶺宮豈寶縣本桃林古函谷關在縣西有桃源宮洛州永甯縣本熊耳西五里有峭峭宮南三十三里有兩岸宮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不載所謂莫峭道不知此差起于何所入于何所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在朔方西九里其山多欒柎其北曰桃林或者假柎字後誤爲莫冊遂爲

莫得道與無徵不信又當考杜佑曰隋大業七年修達國道于南北鎮城開塿塹橫谷活去舊關四里餘○莫音宗塿音嗣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其有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聽

詣朝堂封奏 敕宇文愷與內史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

北踰洛濱隋志河南鄆安縣有縣仁宮水經注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西北

入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

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

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場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泝水卽荻蕩

渠也考異曰雜記作皇甫公儀又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是故

東京東去故都十八里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壑東出澗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其城西面連苑距上影宮七里苑墻周迴一

百二十六里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故自苑引之爲渠以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

歷蔡器入汴

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河水東合汜水又東過板渚北有津謂之板城滑口又東過蔡陽縣其書渠出焉

是渠南出爲汴水漢之蔡熙石門卽其地也隋志云

又自大梁之

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

大梁卽後魏也引河入汴汴入泗蓋皆故道

又發淮南民十餘

萬開邢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

春秋吳城邢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邢溝貫今揚州城中山陽今

淮安州楊子今儀州

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

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

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了

東至成臯

隋志鄭州蔡陽縣舊置成臯郡

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于東

京四時祭高祖

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故以名宮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

走之師度閩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

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

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卻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

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

新唐書林邑奔浪陀州其

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

俗曰林邑南水步二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樹兩銅柱分界處

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宋白曰馬援討

交趾自日南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又南行二十餘里有西屠夷

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銅

柱五千里宋杜之說銅柱在林邑南今此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

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乘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

皆鑄金爲之刻石記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

於道初尙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素薦綱於高祖

以爲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久不得調威復遣

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

下吏按問會赦免官屏居於鄢

鄢縣屬京兆郡爲李綱爲何潘仁所逼致張本

五月築

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

象海中三

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

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覆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芡葉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徵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爲民徙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閏七月丙子詔曰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

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 八月壬辰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宏遣龍舟奉迎乙

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

洛水入河之口

御龍舟

考異曰略記云甲子進龍舟按長歷

是月戊子

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

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

元壇板楨黃篋等數千艘

大船曰楨○楨音真入聲篋音蔑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

僧尼道士蕃客藥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爲袍又有

平乘青龍艨艟艚舩八權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藥之并載

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
翔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
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契丹寇營

州

遼西郡
置營州

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

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
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

發有紇干犯約斬之

紇干突
厥小官

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

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

厥詐云向柳城

此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縣乃龍
城縣龍城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開皇

元年改爲龍山縣
十八年改爲柳城

與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

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一 隋紀四
煬帝大業元年

四

五

思補

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
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 初

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莫何可汗所虜

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國人立

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
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
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
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
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
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
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其
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

越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辭延陁內俟斤字也唾爲小可汗與處
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
皆附之

兩大業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

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二月丙戌詔吏部尙書牛宏

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

考異曰帝紀云尙書令牛宏禮部侍郎許善心按宏未嘗爲尙書令善心於帝卽位

之初已左遷並紀誤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

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

皮弁用漆紗爲之

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後周升日月於旌旗而闕三辰今復古制五經通義弁高五寸前

後玉飾詩增弁如星重巴日以鹿皮爲之制稠用漆紗施象牙簪導

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

黃麾仗迄

唐遵而用之大朝會大駕

及駱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

意謀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髦毘之用者

殆無遺類猶不能給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雉尾一直十

鐵烏程有高樹

烏程屬湖州郡志曰古烏程氏居此能釀酒故以名縣

踰百尺秀無附枝

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

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毛所役二十

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互二十

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

騎入東京

隋志伊闕縣舊曰新城開皇十八年更名屬河南郡北至東京二百餘里

辛亥御端門

東京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

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官乘車在

朝弁服佩玉

隋志五品以上服紫自公以下佩水蒼玉

武官馬加珂載幘服袴褶

珂螺屬生

海中潔白如雪色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溫公類篇曰馬入海爲珂爾雅翼曰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

取其聲董巴曰續起於秦人施
于武將初爲釋和以表其賤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六月壬

子以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

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

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畱而不補時牛宏爲吏

部尙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

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太常少卿裴蘊黃門侍郎裴

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

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

注其入仕
所歷之色

也宋末參選者具
脚色狀今謂根屬

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擬重事

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

百紙無所遺謬故帝獨委任之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

其奢靡孫氏復搆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室儼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稱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一有所贖也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

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薨

考異曰雜記云初太子之遭疾也時與楊素同在侍宴帝既深忌于素始

起二厄同至高祖者不信是藥酒錯進太子既飲二日而毒發下血二斗餘宮人聞素平常始知毒酒誤飲太子秘不敢言太子知之狀曰豈意代楊素死乎數日而斃後素亦竟以毒斃按史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薨妄有此論耳帝哭之敗聲而止尋奏醫伎乞異平日昭之生也高祖命養於宮中三歲

時于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與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遠離是以

啼耳高祖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及長有武力能引強弩而性謙
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
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
賜其仁愛如此及病困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遂不救帝

太子勇追封房陵王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

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言楚與隋同
分欲以厭之初文帝臨崩謂素曰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
吾言吾去世亦殺汝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竟立帝至
是素將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國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
吾言吾今必殺汝素驚召子弟謂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未移
時而疾作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恆恐不死素

亦自知名位已極不可餌藥亦不將慎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宏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柳彧之配成懷遠也有詔徵還至晉陽漢王諒遣使馳召彧欲與計事彧初不知諒反爲使所逼遂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自稱危篤諒怒而囚之及諒敗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又徙敦煌及是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 八

月辛卯封皇孫俠爲燕王

俠音談又音淡

俠敏慧美姿儀帝于諸孫中特

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又封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令 置洛口倉於

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興曰兄所作器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甯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勅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然其奏乃鳩殺長甯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閒使於路盡殺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更部尙書牛宏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脩律令宏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

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宏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甯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此綱紀謂長史司馬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繼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善其言而不能用炫少以聰敏見稱與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彊記默識莫與爲儔左豎方右畫員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壬辰改州爲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

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爲五省增闕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

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

太府寺止掌左右藏黃藏其尚方司
隸司染織甲弓弩等冶皆屬少府監

與長

秋園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

改左右

右翊衛左右備身爲左右翼衛左右武衛依舊名號領軍爲左右
屯衛加道左右禦衛改左右武衛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改領

左右府爲左右領身府左
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

廢伯子男爵唯王公侯三等

正好

文學之士初爲晉王時招虞世南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諸議參

軍柳詵爲之冠

晉音

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晉有口才

每有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俳諧由是彌見親狎及嗣位拜

祕書監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雖與嬪后對酒時逢輿會輒

遣召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

爲偶人以象晉施機關能坐起能伏每於月下對酒輒命官人置

之於座與相酬酢以爲歡笑 丙申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

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

丁男擊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啟民遣其兄子毗黎伽

特勒來朝辛未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初高祖

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

四親廟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

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

帝卽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

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

始祖而三餘竝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

京建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謩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

朕何所六月丁亥詔爲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旣而方事巡幸

竟不果立 帝過雁門雁門太守邛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

守楊廂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廂至博陵觀和
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
兵經突厥中指于涿郡又恐啟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
旨啟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習居
鮮卑
故地休冷陁山南與支水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其北
者爲室韋新唐書室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貓越河○猫
音懼
平聲
晟兒牙帳中草穢欲令啟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
指囊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
所在諸侯躬自灑掃翫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
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
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
也遂拔所佩刀自艾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

境至其牙東遠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
晨策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

竝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寮定襄太守周法

尙朝於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

事見二十卷漢

武帝元封元年

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

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

法尙曰不然兵互千里動開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

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

曰卿意如何法尙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竝在

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卽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

壘重設鉤陳

鉤陳曲陳如鉤象天之鉤陳是

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提抽騎

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
左武衛將軍啟民可汗復上表曰以前聖人先帝莫慈可汗存在
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
當是時走無所適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
投命丟來聖人先帝憐臣且死發活勝於往前遣臣宿大可汗坐
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處如聖人先
帝從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種種無少短臣今憶
想聖人及至尊養活臣事言不能盡並至尊聖人心裏在臣今非
昔日邊地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
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啟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
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啟民帛二十萬段

其下各有差又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

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隋志定襄郡大利縣

有陰山有紫河通典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 尚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

二旬而畢死者十五六帝之欲散樂也太常卿高穎諫不聽穎退

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穎又

以帝遇啟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

易恐爲後患又謂安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

弼私謂穎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

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豈可汗太侈竝爲人所奏帝以

爲誹謗朝政丙子高穎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穎諸子徙邊弼妻
子沒官爲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穎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
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
擒虎皆穎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
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穎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于當世
帝之爲太子也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
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
歲是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其
意益自許也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有文武幹用歷職顯要聲
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故帝忌之死非其罪天下莫不痛惜

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淡雅不以職務為意退朝縱酒而已身雖羈旅見北闕豪貴無所降下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琮性寬仁有大度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善弓馬遣人伏地書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沿金河隋志榆林郡有金河縣杜佑曰單于都護府秦漢雲中郡地也治金河縣有金河上承紫河宋白曰金河縣即漢盛樂縣地時天下承平百物豐盛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韎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

膝稽顙無敢乘馬啟民奉虛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啟民奉
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
曰呼韓頽頽至層層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
義成公主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囊各一竝衣服被褥錦綵特勒
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遣啟民從入塞己丑還歸國癸巳入樓煩關
樓煩郡治靜樂縣亦有關官壬寅至太原詔營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

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

張衡河內人帝改懷

州爲河內郡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九月己未至濟源

用

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河內郡

幸衡宅帝悅其山泉畱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

食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辛未長星

見南方竟天 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

思爲納言 冬十月敕河南諸郡送一萬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

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

藝戶其家以技藝名者陪賜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

交市

帝改甘州爲張掖郡交市宜互市也

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

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

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

去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水之所出也

北海以南縱橫所亙將二萬里發自敦

煌

帝改瓜州爲敦煌州至於西海

此西海在條支西

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

高昌南道從鄯善

伊吾唐爲伊州高昌唐爲西州鄯善唐爲鄯州

從中國而出以三國

爲西域門戶從西域而入總濟敦煌爲咽喉之地且云以國家威

德將士馳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

濛汜蒙谷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曰禹本紀言

崑崙但奕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疆邊故朝貢不通今竝因

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

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

渾厥謂吐谷渾

失厥也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

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

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全張掖

引致諸胡昭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

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

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

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終